

海拔4700米的牵挂



开栏的话：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也是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20多年来，中央主管部门牵头抓总，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有关省市、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先后选派9批次干部人才进藏工作。投入460多亿元，建成1万余个重点援藏工程。

“世界屋脊”也是精神高地。在这里，缺氧、高寒、低压等恶劣气候环境，以及出差途中频发的雪崩、塌方、泥石流等灾害意外，威胁着援藏队员们的健康乃至生命……他们的家国情怀触达灵魂，忠诚信仰的光芒让人泪目。《草地》推出“援藏两地书”专栏，为读者讲讲援藏故事，讲讲那些舍小家为大家的可爱的人。

▶2019年4月，段玉平（左）到蔬菜大棚与当地群众一起采摘蔬菜丰收成果。
摄影：李瑞伟

段玉平

三年了，我终于又回到了沿海的连云港，它坐落在祖国的最东边。但每次梦醒时分，有一刹那我仿佛还在海拔4700米的西藏改则，仿佛还在4000公里以外的祖国西陲，满怀壮志地等待天亮后新一天的扶贫工作。

巨大的海拔落差让我清醒，我望着角落里那双磨出一个鸡蛋大的洞的皮鞋，它见证了我在羌塘草原上奔波的日日夜夜。改则实在太大了，远的乡政府离县城有230多公里啊。

海风带来充沛的氧气。我再也不必担忧肥大的左心室会让我呼吸困难。静静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一诺，这个四年级的小少先队员，已经学会每天放学后自己去托管班吃饭、写作业。我走的时候她只是个一年级的小豆丁。

我望着改则的方向，不知道那里的村民们对蔬菜大棚还满意吗？408个“儿子女儿”还好吗？“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精神被更多人传承了吗？

“家蔬抵万金”

2016年7月，经过3800公里辗转到达西藏阿里，再坐车颠簸6个多小时，我与中组部第八批援藏干部队伍奔赴雪域高原，身份也从中国移动江苏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副总经理，变为了阿里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改则县委常委、副县长。

“灰。”

这是我对改则县的第一印象。这里海拔4700米，全年200多天刮七级以上大风，平均气温零下0.2摄氏度，冬季长达8个月。和满目苍翠的鱼米之乡连云港相比，改则甚至还没有存活超过3年以上的树！

刚适应让人喘胸闷的高原生活，没几天我就开始下乡调研。来到古姆乡岗如村曲珍旺姆家时，曲珍旺姆正炖着羊骨汤，大锅前放着一小把青菜，她舍不得把菜下锅。

“别看打蔫儿了，这青菜金贵着呢。”曲珍旺姆说。

都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牧区的肉比蔬菜便宜一些，可内地家庭餐桌上常见的绿叶菜在改则县居然被视为“奢侈品”，菜价是北京的两倍，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

当时改则县的菜都是从内地经拉萨转运而来，冬季碰到大雪封山，运菜车半个月都来不了。

如果自己种菜呢？

当地工作人员觉得几乎是天方夜谭。唐朝的种树人郭橐驼也早说过，“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在改则这片贫瘠崎岖的土地上，土壤中多沙土和冻土，气候严寒干燥，还没有自来水，浇菜也成问题。

好在我很快有了主意。古有文成公主以山羊驮土建大昭寺，今有改则人民运土起蔬菜大棚。我带领团队，先挖掉1米多深的冻土，再到800多公里外的日喀则运回上千立方的土，加上当地河里的泥沙和羊粪一起填进去，这样就解决了土壤问题。

气温低，大棚加棉被；没有水，打井来抽水。就这样忙活了近7个月时间，第一批芹菜、西葫芦等蔬菜出棚了。到2018年冬天，白菜、香菜、菠菜等棚产蔬菜陆续端上了改则群众的餐桌。现在，白菜、香菜、黄瓜、空心菜、花菜将改则的生活点缀得



五彩缤纷。“县里平均菜价下降了20%，现在老百姓可以放开吃青菜啦！”改则县干部曹枝清说。

乡村振兴，粮食是压舱石。在改则县这个国家深度连片贫困县，我又想办法投入中国移动援藏资金，购入机器设备建成糌粑加工厂，加工青稞制成糌粑后销售。这些刚磨好的糌粑香味扑鼻，一上市就供不应求。开业不到半年，加工厂就有8万余元收入，并帮助13个贫困户脱贫。

“知识改变命运”

打赢脱贫攻坚战，吃解决了，教育还得跟上。

我还记得临离开西藏前，我的“二女儿”其美卓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拉萨阿里中学。卓玛还经常对身边的同学说，“段爸爸让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我很感激他。”谁能想到此前的其美卓玛是一个在经济困难重压下上不起学、抬不起头的小姑娘？

我第一次见其美卓玛是在2017年6月。那天，我在沿街的菜摊买菜，看见一个小女孩带着两个妹妹捡摊位旁边的破纸箱子。

小女孩怯怯地问老板：“纸箱子可以拿走吗？”

我随口问她：“你捡纸箱子干啥用？”

她怯怯地说：“拿回家烧火做饭。”

可能没有在改则县住过的人并不清楚，这里一般人家烧火都用牛羊粪，但小女孩家却连这些都没有。

第二天我买了大米、羽绒服、书包找到女孩家，看到她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冰冷破旧的小出租屋里。她的父亲离家出走，母亲身体残疾，有两个妹妹，其中一个还有智障问题，一家人没有劳动力，全靠国家发的补贴勉强过日。我无意间瞥到房门板上，其美卓玛用粉笔写着“妈妈我爱你”“妹妹我爱你”“爸爸回家”……此情此景，让我心里酸涩不已。想到我远方的女儿一诺也在“期待爸爸回家”，情感的堤坝瞬间崩塌了。

我开始在朋友圈里发爱心帮扶的信息，奔波筹集资金帮助像其美卓玛一样家境贫寒的儿童。

全县九所中小学校里3750名中小学生中30%以上来自贫困家庭，不少学生因贫困萌生了退学念头。我又何尝不懂得贫困失学对孩子们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就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山村，家境贫寒，一路走来，受过身边人太多恩惠。上大学时的阑尾炎手术、毕业时的学费欠款，都是同学凑钱帮我渡过了难关。我心里积攒着谢意，想等到能力所及，回馈给需要的人。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好好学习，长大后到处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告诉他们。

没有电，学校的消毒柜和洗衣机形同虚设，给力的家乡亲友同事很快筹集来了柴油发电机、衣物、运动器材和文具用品短缺，江苏移动南京分公司团委及连云港分公司团委等十多家单位鼎力支持，对口支援改则县；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需要鼓励，我就把江苏爱心企业捐赠的善款设立为“杰瑞励志奖学金”；像其美卓玛这样的孤儿、单亲家庭、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学生，我和亲友就义不容辞地当起了“帮扶爸爸”“帮扶妈妈”。

援藏3年，158名爱心人士帮扶贫困学生408人次，捐款超过48万元，捐物价值97多万元。为了把捐资助学落实到位，我每次必定亲自把爱心捐赠送到孩子家里。也就是在那

时，我把带来的两双皮鞋都磨坏了。但我相信这几万公里的奔波带去的资金能够帮助这些孩子改变人生。

“让红色血液流淌”

要想发展更有竞争力，除了吃饱饭有钱赚，更要建设当地独特的文化。可是改则县除了藏族文化以外，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呢？我花费了不少心思去调研。在一次调研中，我来到了离县城190公里外的先遣连革命遗址，得知了一段英雄历史。

1950年8月，由138名官兵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出发，翻越昆仑山，到达今天改则县先遣乡原所在地“扎麻芒堡”，将五星红旗插上藏北高原，和平解放阿里。由于高原反应、补给中断、缺医少药，先后有63名战士壮烈牺牲。

听完这段历史后，我全身的热血仿佛被点燃。我，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的信念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此时我恰好分管改则县的旅游业，于是立马动身赶赴多地收集“进藏英雄先遣连”史料，实地走访相关人士。

2017年6月，我偶然得知还有一名叫王兴才的战士健在，但不知具体在什么地方。为此，我求助多位当地朋友，辗转打听，拜访了许多部门，最终核实到这名战士正在喀什。知道具体住址后，我立即带人飞往当地，对英雄进行慰问和采访。

随后带着老人给我们的线索，又分别到新疆军区、南疆军区、阿里军分区等相关部门拜访，获得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未公开过的珍贵照片，并获得50万元拨款，联合多方力量建成了今天的改则县先遣连革命纪念馆。

今后先遣连革命纪念馆将成为阿里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将成为改则红色旅游基地。一代代援藏人的红色血液将通过固化的历史资料继续在这片热土上流淌。

尾声

“改则是我艰苦奋斗的生产队，修身养性的培训班，增长才干的加油站。这片纯净的土地，善良的人民，给了我今后人生道路上无穷的精神力量。”

我在日记本上庄重地写下这段反复思考的话。

现在的我有许多称号：中宣部将我评为“最美支边人物”，一些报道将我描述为“先锋党员”，改则县的乡亲们说我是“当地教育界的名人”，其美卓玛这群孩子亲切地叫我“段爸爸”……偶尔我也会遗憾自己不是妻子的好丈夫、女儿的好爸爸。但我犹记得女儿一诺叮嘱过我，“您要坚持，我和妈妈不会拖后腿。”

女儿的懂事让我坚定，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援藏干部。

“要记得自己是百姓出身，一个岗位就是一份责任与承诺，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就要有担当和作为。”

风止了些，连云港的夜不似改则，那里含氧量少得让人透不过气，有一次甚至拜托同事隔几个小时给自己打通电话确认平安。三年援藏岁月似乎过去了，但永远没有过去。

就像临走前我安慰其美卓玛的那样：“这里将会是我一生都牵挂的地方。一个‘段爸爸’走了，相信将来会有更多‘段爸爸’来到这里，陪伴你和改则县一起成长！”

都江堰的时光温语

和、欣向荣成为你的生动写照。

尤为感念的是，你所留下的优越自然人文资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美好生活的不竭源泉，山水、道、熊猫等独特资源在世界宗教、水利、文化、交流中是不可替代的元素，由此丰厚你成为全球少有的文化、自然、灌溉工程“三遗”之城。你，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把你捧在手里、放在心间。

犹记得，行走昔日繁盛无比的老幸福感，那踏不尽的古石板街、看不厌的法国梧桐、尝不够的灌县美食，唤醒了我们最柔软的童年记忆。驻足秦堰古楼，那逶迤蜿蜒的重重青山、浩浩汤汤的岷江绿水，还有那扼守天府源头、流光溢彩的南桥……尽收眼底。这是我们走遍千山万水、阅尽世间沧桑，仍然最美的情愫。

犹记得，穿行乡间院坝，芦花鸡、小黄狗、大白鹅是我们曾经最亲密的玩伴，老屋、竹林、农田定格了我们天真烂漫的笑容。而今，漫步七里诗乡、猪圈咖啡、灌区映像、拾光山丘……目之所见的都是风景、触手可及的皆是温暖。徜徉精华灌区、川西林盘……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的天府之国最美图景与我们不期而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与我们轻轻相拥。

今日之古堰大地，依托你沉淀千年的绿色本底，我们奉行全域旅游，持续擦亮你的底色和亮色，你焕发出了与时俱进

时尚魅力，引得中外游客接踵而至。让他们，游走堰功大道、忘情索桥古韵，任万千思绪飞舞其间，把悠悠岁月付诸你的脚底；让他们，拾阶幽幽青城、漫步山阴故道，切感“苔铺翠点仙桥滑，松织香梢古道寒”之清幽；让他们，登高玉垒之巅、远眺九河远流，领受“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浮光掠影。在这里，留恋你诗和远方的珠联璧合，品味你人与自然的和谐演绎。

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直抵心灵深处的皆是你开放包容的世界身影，让世人为之振奋。

你，处在北纬30度的地理经纬，你，连接了藏羌回汉。回想历史深处，声声马蹄仿佛还响彻在耳边，满载货物的商队身影仿佛还倒映在岷江河谷，一条汉藏、羌汉经济文化交流走廊和民间国际商贸通道在这里连接异域、沟通八方。

今日之古堰大地，如折扇一般徐徐舒展、开阔大气，仿佛一卷温润晶莹的新天府画卷，迎来了世界各地朋友，23个国际友城遍布亚、欧、美洲，世界历史都市联盟等6个国际组织中亦有你的一席之地。古老的你，在国际开放大局中再次焕发生机与活力，持续绽放光华与芬芳。

这是悠远的你，亦是秀美的你！

这是厚重的你，亦是新潮的你！

我们心之所安，我们爱得深沉！

杜京

从我的名字里，大概就能猜出我与首都北京的不解之缘——说出来您也许不相信，我还在母亲腹中时，就已经在天安门前留过影了，我随着母亲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还“见”过毛主席呢。这个故事要从我的父母说起。

我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军人的家庭，从小生活在军营，长在军营。父母一生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和繁荣富强，为了保卫祖国、建设边疆，辗转南北，历经艰辛。几十年来我和弟弟也随着父母多次调防“转战南北”，从城市到边疆，从县城到村庄，军营就是我们的家。父母的军旅生涯，人生轨迹，伴随我们的成长，给我们阳光雨露。

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家中的独女。外公周凤翔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在私塾任教。母亲受革命思想影响，解放初期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加入了抗美援朝的队伍，瘦弱的肩膀挑起的是千斤重担。作为一名白衣战士，母亲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伤病员打针、送药、挑水、做饭、洗衣，样样脏活累活抢着干，不仅能吃苦，而且吃了苦从不叫苦。由于表现出色，母亲入伍3个月就加入了党。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无数次抢救生命垂危的伤员。一次，有位重伤员突然窒息，母亲不顾危险，在当时没有呼吸机的情况下，对口对病人做人工呼吸，终于把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病人转危为安，而她自己却受到感染，直到有一天母亲因剧烈疼痛而晕倒，这才“听组织的话”，住进医院接受治疗。母亲患病后，先后做过大小手术7次，饱受病痛折磨。每当提起这事，她总是乐观地说，“我受点痛苦没关系，只要能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就算我付出生命也值得。”

母亲年轻时，所在的铁道兵部队就在北京，但革命军人四海为家，铁道兵医院随着铁道兵修铁路走南闯北。多年后，母亲才随父亲调往地处边境的陆军野战部队，担任师里的军医，在整个陆军野战师里，母亲是唯一的一位女军人。她除了做好医务工作，还要和男同志一样，参加出操训练，带领男兵种地、养猪、插水稻，并且带领医护人员下部队为官兵看病巡诊，走村串寨为当地百姓送医送药……

她以自己多年默默无闻的奉献，赢得了官兵们的敬重和组织上的表彰，年纪轻轻就成了全军区的“名人”。以她名字命名的“周世珍模范医护小组”受到全军通报表彰。金秋十月，母亲光荣出席了全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荣获一等功，并随“全军先进英雄模范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巡回作报告。最令她难忘的是，作为全军唯一的女军人英模代表，母亲应邀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合影时，我的母亲站在毛主席身后右边第二排第四位——当时她已经怀有身孕。翌年夏天我出生后，母亲为我取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杜京。而这张非常珍贵的大合影，也算是我家两代人在天安门留下的第一张照片。至今86岁的母亲依然把这张照片珍藏在家中……

父亲是一位戎马生涯半个多世纪，驰骋疆场，身经百战的老军人。他出生在浦东南汇太行山区一个穷苦人家，家中弟兄五个，父亲排行老二。父亲的大哥杜耀林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曾任八路军武工队队长，后为解放军排长，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父亲的三舅舅李启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出生入死，抗日杀敌。一天清晨，父亲和往常一样正在村口拾羊粪，只见一位威武的八路军骑着大马“咯噔咯噔”从远处而来。父亲近前一看，原来是三舅。三舅微笑着摸着父亲脑袋说：“小丑子（父亲的小名）有饭吃吗？”父亲摇摇头。此时，三舅斩钉截铁地对他说道：“咱们走，跟上共产党，穷人有饭吃！”

就这样，父亲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从华北敌后到晋冀鲁豫，逐鹿中原；从淮海战役渡江南下，到赣江东西粤桂边区；从解放两广挺进西南，到进军滇南剿匪。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然而，走南闯北半生，却一直没有再回过老家山西。我们从小就总听父亲讲“老家”的故事，故事中总是充盈着家乡的亲情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回忆。每当听到父亲提到老家，我会问他：“您想老家为什么不去呢？”父亲回答说：“作为一名军人，要多想国家这个大家。我现在每天工作很忙，多少次想回老家都没能回去。但无论离家乡有多远，离开的时间有多长，咱老家的记忆都会珍藏在心里。”

这回，父亲终于抽出时间，要带我们回老家了，我们全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中。就在我们回老家之前，父亲说，离开老家快40年了，如今回到村里，乡亲们一见面，肯定会上来问，你们去过天安门吗？所以，咱们全家要在回去之前，先去趟天安门广场，拍几张全家照，多洗出几张带回送给乡亲们。

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先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很多北京果脯和高粱饴，还备好了两袋大米白面，准备带回老家。为我买了一件蓝色“棉猴”，为弟弟买了件带毛领的蓝色长大衣，每人一双半高筒皮鞋。装扮整齐了，全家人冒着严寒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前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转眼间到了1986年，我走进报社，先在文化生活部当了一名副刊编辑。这6年的副刊编辑生涯，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经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时政新闻部当记者，从1996年起，每年都要跑“两会”，在天安门广场上来来往往。每当“两会”开幕之日，我都会在天安门前留下影作为纪念。

去年，是我记者生涯里最后一次上“两会”。在开幕之日，我依旧在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照片。而在闭幕那天，我在微信朋友圈中发了这样一段文字——

“时光总是在不言不语，不经意间悄悄溜走。在春暖花开之际，雄伟庄严